

廿六年的哀歌

豐順街九號號外

鮮紅的天安門



今日乃是六四的紀念日，八九學運是學界以及各地民眾追求反貪腐和言論自由的運動。中國百年之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把民主共和喊得滿天響，那個時候民主共和與封建制度是絕對相對兩不共容之物。百年之後今天，中華民族還是在尋找民主自由的道路摸索。八九年有六四事件，近年來有雨傘運動以及茉莉花革命，對中國專制發起一次又一次的挑戰，學界在此對於群眾運動的指導有着舉足輕重的地位。六四事件的屠殺是對民主自由最大的折辱，人民要反腐敗反官僚，憑着愛國心把中國加以改良，是當時全國人心之所向。民主被踐踏，自由被剝削，人心惶惶。

豐順街九號編輯部作為學生的前線，為先進的左翼，反腐敗反官僚以及追求民主自由是無一不贊同的。本編輯部要成為人人的大聲公，定當竭盡所能保衛學生的言論空間，言論自由。用批判的角度把最尖銳的矛頭，指向那些壓榨人民的專制。

大事時間線

- 4.15 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心臟病發逝世。北京各大學出現悼胡大字報。
- 4.17 三千名北京大學學生從校園步行至天安門廣場，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請願信，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等七項要求。
- 4.22 中共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胡耀邦逝世追悼會，拒絕讓學生參加。廿萬學生和群眾同時在天安門廣場追悼。長沙和西安發生暴亂。
- 4.23 中共黨總書記趙紫陽赴北韓訪問。北京學生發起無限期罷課。
- 4.27 北京出現建國以來場面最大，歷十四小時的群眾遊行，抗議《人民日報》社論。廿萬學生參與，百餘萬群眾夾道吶喊助威。國務院下午同意與學生對話。
- 4.28 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吾爾開希任主席。
- 5.1 北高聯發表《告香港同胞書》，呼籲港人支援。
- 5.4 十餘萬學生和大批記者遊行，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及爭取新聞自由。趙紫陽對亞洲發展銀行成員發言，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並指出民眾不滿在於法制不健全，腐敗不能及時清除，政治透明度不夠，提出要與學生和群眾廣泛對話。
- 5.13 二千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絕食，爭取與官方對話。
- 5.15 六十萬學生教師和知識分子到廣場聲援絕食學生，逼使迎接戈爾巴喬夫的儀式改在機場舉行。二十名大專學生在香港新華社門外絕食聲援北京學生。
- 5.19 趙紫陽、李鵬破曉前到廣場探望學生。趙含淚說「來遲了」，並勸學生停止絕食。晚上九時，學生停止絕食轉為靜坐。三小時半後，李鵬在黨政軍大會上指學運為「動亂」；國家主席楊尚昆宣布派解放軍入城，強調軍隊不是為對付學生。學生聞訊宣稱再絕食。上千逾萬群眾上街堵截軍隊。
- 5.28 「全球華人民主大遊行」，香港近百五萬群眾上街遊行，世界各地華人響應。
- 5.29 北京及外地學生出現分歧。廣場總指揮部四名常委集體辭職，學生將撤走日期延至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會議開幕之後。上海學生則號召空校行動。
- 5.30 學生塑造的「民主女神像」在廣場豎立。首都工人自治聯會三名負責人被警察帶走，近一千名工人及學生在市公安局前聚集要求放人。
- 6.1 柴玲及封從德聲稱險遭同學綁架。
- 6.2 侯德健、劉曉波、周舵在廣場絕食抗議戒嚴。李卓人抵達北京送款支持學運。
- 6.3 軍警在廣場以西發射催淚彈、毆打和驅散人群，在六部口奪回失落在群眾的槍械。晚間不斷廣播警告市民不得上街。深夜裝甲車在通衢大道清理路障，為進城士兵和坦克開路，士兵槍擊攔截的市民。
- 6.4 血腥鎮壓。非官方人士估計死近三千人，袁木後來則說只有三百多人死，學生只佔廿三人。成都也發生暴亂，據報軍警槍殺三百餘人。數十萬計香港市民參加黑色大靜坐，抗議解放軍屠殺市民學生。
- 6.13 中國公安部通緝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廿一名學生領袖。



五四運動

1919年5月4號，下午一點北京大學等13所院校一共三千名學生匯集天安門，提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以及「取消廿一條」的請求。學生遊行活動受到廣泛關注，蔡元培、李大釗等學界名宿均表示支持，學生隨後更火燒趙家樓，暴力痛打章宗祥，曹汝霖等賣國賊。直至6月9號，上海工人開始大規模罷工，學校罷課，商界罷市。陳獨秀先生在北京派發《北京市民宣言》道曰：「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唯有直接行動以圖根本之改造。」面對如此窘境，軍閥政府最終屈服，以上之賣國賊被革除，工人復工學界復課，中國在巴黎和談的代表團也拒絕簽字，不恥把山東拱手相讓。

六四與之之比較

六四又名八九學運，與五四運動相比，參與人數兩者不相伯仲。學界青年均懷着其愛國心，希望為中國帶來改良和進步。五四運動的矛頭指向反動政府，因為當年袁世凱及其黨羽存有復辟的野心，直接後果就是導致廿一條的「欣然同意」。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國可以以新姿態立足於世界，對外爭取平等之國權。六四也是把矛頭指向腐敗的官僚，以及對內爭取言論自由之權利，是國內人權平等之追求。兩者彼此是有十分多相似之處的。

公共空間？

天安門廣場本應是人民的公共空間，公共空間的存在就是對資產階級和特權階級挑戰的戰場。從五四及六四的事例可見，在天安門廣場這樣的公共空間集體遊行抗議就是這階級鬥爭當中民眾的利器，而廣場更是應該屬於民眾的，是公有之物。若社會沒有公共空間給予民眾發聲，已集體力量的方式發表自己的政治訴求，那就是對群眾集體利益的剝削。解放軍直接駛入天安門廣場屠殺民眾，是在民眾唯一的地盤上挑戰民眾，是為專制，是為極權。

由此對近來學運的反思

近年香港有不少學運，反公安條例，反國教，反高鐵等，尤其佔領行動，為近年學運之終極。雨傘運動佔領人士直接把金鐘和旺角強行扭變成公眾佔有之空間，把重要道路轉成挑戰政府的利器。在未來的政治鬥爭路上，先不談香港的民主進程，香港人應該等進一步地利用公共空間，就正如反國教的時候學生基本上佔領了政府總部，最終迫使政府讓步。另外，上述提及學運的罷工罷課罷市，若果佔領行動能夠成功發動長時間的罷工課市鬥爭（那時候罷課和罷工都只是維持了非常短的時間），則會是運動成功的一大助力。「知識份子」是特立獨行的人，是能向權勢說真話、耿直、雄辯、極為勇敢及憤怒的個人；對他而言，沒有什麼世間權勢是龐大、壯觀到不可以批評、或直截了當地責難的。」後殖民理論家 Edward Said 在其《知識份子論》如此說道。故此，學界的引導同時也十分重要，學界不應只是單憑自己的力量進行抗爭，受過教育的各位青年應該深明民主自由之價值，這個時候學界的角色就應該是啟明民眾，讓他們也明白到民主自由之真諦及其重要性，聯合人民一致行動，知識上教育群眾。用毛澤東的語言來說，就是要從群眾中走出來，一切從群眾發生。反而不應該以「港豬」以貶低反佔領人士陣營，高高在上享受受過教育的光環，這樣對運動有利嗎？有利民主進程嗎？

回到培英

培英人一向政治冷感，但希望同學不要忘記，我們是學界的一份子，面對以前的同學伙伴遭如此毒手，我們絕不可以視若無睹。五四六四雨傘都是學生為主力之學運，學生人權被擅意踐踏，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們要讓民主自由人權之火燃燒下去，暴力鎮壓可以擋我輩一時之勢，卻非能永久壓制我輩之思想。培英人不要忘記六四，那是學運悲哀的詠嘆調，那正正就是政治鬥爭的真實面貌，絕非兒嬉的道德正義鬥爭。最後結言，六四事件的屠殺，中國人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是會永久保留在歷史書裏面的，人們必須要時時刻刻提醒自己，要各方面特別是知識上要武裝自己，向死去的、受傷的、存活的學界伙伴致敬。